

春秋傳

十

春秋傳卷第二十七

定公上

元年春王

公定无正月者即位後也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
在季氏也
谷定无正月不言正月定无正也昭无正終改定无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衎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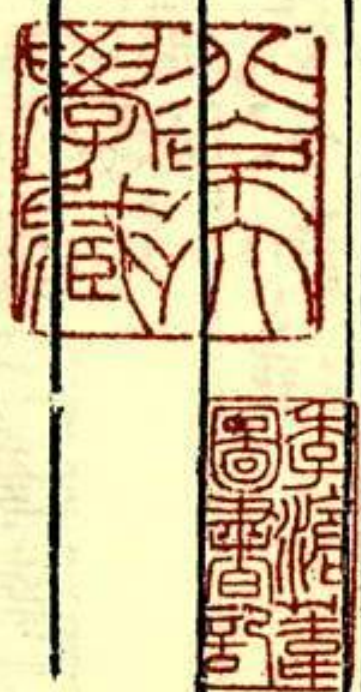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左晉親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秋泉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鄭吾後也士伯怒謂韓宣子曰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諸京師
公仲幾之罪何不法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於人何貶焉為貶不與大夫事執也易為不與大夫事而文不與大夫事為不與大夫之義不與大夫事也谷此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鄭吾後也為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是乎按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篡弒之萌履霜之新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左杜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喪及壞墮公子宗先入公之喪至自乾侯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善焉乃止季孫問於齊駕鳩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葬昭公於臺道南



公侯之喪自乾侯則曷為以
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
之間然後即位沈子曰即位不日
此何以日錄牛內也
谷頌然後即位也戊辰公即位謹之
也

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于六月癸亥然
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
退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攷之成王
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於是日命仲相南
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
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不待
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
自壞墮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
時定非謂王棺乎兩楹之間故定之即位不可不
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

春秋二十七

二

忠

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幾會或萌窺伺
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
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之即位春秋詳書于
策非為後法乃見諸行事為永鑒耳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立煬宮

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
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冬十月隕霜殺菽

穀梁子曰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
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谷雩月雩之正月也秋大雩非正也
左昭公出故季子禱于煬公立
煬宮
公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
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
谷立者不宜立者也
公何以書記異也此大雩也曷為
以異書異大雩也
谷未可以殺而殺本重其曰殺重
重也

公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災者兩觀也何以言記災也谷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宋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觀災也先言雉門尊也左相報楚言使人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伐相楚蒙死伐吳人潛師于東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公其言新作之何情大也惜旧不書誠何諱亦不務乎公室也谷言新有旧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觀之何也雖不正於美猶可也

左相報楚言使人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伐相楚蒙死伐吳人潛師于東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公其言新作之何情大也惜旧不書誠何諱亦不務乎公室也谷言新有旧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觀之何也雖不正於美猶可也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書新作者譏僭主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

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

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修泮

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

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子家駒以

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

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

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

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

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

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二月辛卯邾子穿

卒夏四月敝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

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

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子召陵侵楚

按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為無道憑陵諸

夏為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

左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
蔡滅沈

歸請師於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
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
師齊相晉文之功褊矣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
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
陋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
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奉詞
致討而覆其罪家為敵所執不死于仁皆不仁矣
所惡於一國無以先後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蔡侯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四一晉平三十一

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
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
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宋以曹伯陽歸
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
者賤而略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鼫

臯鼫而再會公志於右會也後志
經也

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
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未
為此盟書公及者內為志也召陵之會必序不序
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臯鼫之盟

公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
谷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家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何以卒也天子崩為諸侯主也
公外大夫不書卒此何以書錄我主也
左楚為沈故圍蔡侯負為吳行人以謀楚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師陳于柏李李常之卒奔楚師孔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郢
公吳何以稱子美狄而憂中國
谷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卒其貴者也吳信中國而懼夷狄吳進其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

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以凡舉可也

杞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橫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得達其命長惡不悛後與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與師救蔡戰于柏舉

春秋傳二十七

五

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于晉如彼其難矣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閭子胥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

公吳人郢以班外宮
公吳何以不稱子反者狄也若舍于君
室大夫舍于大夫室

谷曰入易无楚也何以不言滅欲存
楚也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君居其君
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
寢而妻其大夫之妻不正其來敗人之
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
也

桓王人子朝于楚
左歸粟于蔡以周亞於元資
公就婦之諸侯婦之昌為不言諸侯
婦之為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谷諸侯无粟諸侯相婦正也就婦之
諸侯也不言婦之者專時也我近也
左於越入吳在楚也
公於越者何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
能以其名通也
左季子行東野還并于房既葬
相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室達
勞於郊相子故勞仲梁懷弗敬子
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陽虎因季
相子而逐仲梁懷

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庚辰吳入郢

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于其
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狄道也聖人誰毀誰
譽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
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
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集之耳殺
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
之配也如水益添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
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鑿鑿如鏡之無妍醜也因
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
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於越
入吳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
惡及視罪與贖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意
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全
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舍之見
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
公室強矣今苟於利而忘其讎三綱滅公室益侵

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

句晉士鞅圍鮮虞根魏虎之後也
左見傳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周僖嗣率王子朝之位因邾人將以作亂于周邾於是年代馮滑胥靡負衣於人關外

六年晉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李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犁聘于晉主趙簡子飲酒

焉獻楊楸六十范趙方惡其子曰昔吾主范氏今

子主趙氏是賈禍也范獻子果怒言於晉侯曰以

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一君不可不討

也乃執樂祁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

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

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卿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

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郕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

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大雩齊國

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

谷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
公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諱二名非禮也
左郕齊盟于鹹微會于衛侯微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之乃盟于瑣
谷以董時也衛人重北宮結胡盟于沙鹹而鄭叛
左公侵齊門于陽州
公侵齊攻廩立之邾
谷往月至月惡之也

左傳曰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
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

公會晉師于瓦

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
春秋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眾則
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故棗林之會
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
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眾專主兵權之意陳氏
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
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爾矣

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
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

春秋傳二十七

八三六四

忠

帥師侵衛。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

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其說是
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
於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絕其兆
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為司

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
祔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
而亂魯國託於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
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
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

左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乃叛晉
左晉士鞅會成相公侵鄭取伊闕也
遂侵衛
左師侵衛晉故也

如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狝皆不得志於
季氏叔孫輒无寃於叔孫氏叔仲
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
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禘于
僖公
公祀祀者何順祀也空公順祀叛
者五人
谷賈復正也

左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杀之与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練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

公盜者孰謂陽虎也陽虎者易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則微者也室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

谷室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胡見明年傳左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公何以書曰寶也喪之書得之書谷其不地何也寶引玉大弓在室則羞不自羞也惡得之得之地下或曰陽虎以解衣也

左宋公使棄大心盟于晉且定棄祁之尸時僞有疾乃使向榮子明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乃逐桐門右師

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
盜竊寶玉大弓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萬卒得寶玉大弓
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蕭敬之心爾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充之文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六月葬鄭獻公和齊侯衛侯次于五氏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春秋傳卷之九

九

三十八歲

春秋傳卷第二十八

定公下

左及齊平 餘見傳
谷會不致何為致之也危之也
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

夾谷

夾谷之會孔子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齋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齋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

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若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歸鄆謹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眾不與焉

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謹及關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

左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
公齊人易為來歸謹龜陰田
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



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卻喬倅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揚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相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責而無所忘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師師圍郕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師師圍郕

左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穀國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武叔既定使郕馬正侯犯赤公若弗能侯犯以師叛武叔怒子圍郕弗克二子及齊師沒圍郕弗克侯犯奔齊人乃致郕

郕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郕叛不書于策書圍郕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師師圍郕則強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

既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
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
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
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
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魯齊侯衛侯鄭
游速會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
石疆出奔陳

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相難地怒扶
黜奪之黜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不

過出竟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
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入出君誰與與書

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疆出奔陳其弟云者罪
宋公以嬖黜故而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

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美夫暨者不
得已之詞又以見仲佗石疆見脅於辰不能自立

無大臣之節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疆公子地自陳
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出奔陳則稱既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

左見傳
左見傳
左武叔聘于齊
左見傳

左宗公母弟辰暨仲佗石疆公子地入于蕭以叛宋大心之入為宗
志寬向魁故也
谷宗公之弟辰及仲佗地也及仲
佗石疆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
有奔為入者內弟納也以其不
以也叛直叛也

左及鄭平始叛晉也

左衛公孟孫孫曾克齊

左見傳

公易為帥師師師師費凡子行
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九廟甲
乞无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師師

師墮費

公墮猶取也

之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
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
得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施
之故不緝贖而繩及四鄰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
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詞
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
著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洹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齊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

墮師衛公孟彊帥師代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

費

春秋傳三十一

四

三

按左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
師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
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
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
費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
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
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邱晉成者三家之邑政在
大夫三卿越禮各國具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
相既微陪臣擅命憑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

胡軟于黃而魯叛
左見傳我將不墮公圍成不克
谷非國言圍成大公也何以致危
之也何危尔也

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
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
九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
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
於下者事其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
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
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
圍成

按左氏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

三十一

卷之三

五

三禮

至于此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
偽不知哉將不墮書公圍成強也其致危之也仲
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
是冬公圍成弗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
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
女別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
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辯言亂
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阻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
與為比亦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
朞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左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

杜書不時也

杜夏竟非時

見傳

谷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園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彊帥師伐曹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按左氏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不可趙孟怒遂殺午圍邯鄲午荀寅之甥荀寅士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遂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為市則是篡弒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己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間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亦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詞叛者不赦之罪

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按左氏知文韓簡魏襄子與荀寅范吉射相惡將逐荀范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立而齊叛辭請召陸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汜于鄭會于夾谷鞅于黃而魯叛諸侯

左見傳

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

左氏傳
公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
此逆君側之惡人易爲以叛言之若
命也
谷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責以其
地反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
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
言叛其人无君命也

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然則書歸者易詞也韓魏爲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爲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

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無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薛弒其君比

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為舉國之眾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乃鋸不亦濫乎頴川常秩曰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尚秩此善議復者

左衛侯惡於公孫成以其富也故成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成將為亂衛侯遂公將成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成奔齊

七年四年春衛公叔成來奔衛趙陽出奔宋公叔成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成將為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成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成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成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僅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祥歸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於檇李吳子

左頓子祥故事晉皆楚而絕陳好楚滅頓左衛北宮結來奔公州成之故也左見傳

光卒

按左氏吳伐越勾踐御之患其整也使罪人三行
屬劔於頸吳師屬目因伐之闔閭傷而卒書敗者
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天子携李會
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
年吳子敗越棲勾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
冊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天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
庭苟出入必謂己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
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
也非報怨也春秋前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
矣

春秋傳二十八

九 三十一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統齊侯宋公會于洮
天王使石尚來歸漲衛世子蒯聩出奔宋

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
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
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
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聩之世其國也而靈公
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
天理之所由著矣

衛公孟彊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

左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
于洮上梁之間謀殺范中行氏析
成鮒小玉挑甲師以襄晉戰
于鋒中不免而還齊侯宋公會于
洮范氏攻也
公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服者何姓
實也
谷服者何也桓實也除內也其詳
石尚士也石尚致書春秋諫曰久
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服
復貴正也
左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宗朝太子
羞之謂戲陽速曰淫我而朝少君乃
奔之乃朝夫人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
而去曰蒯聩恃余余太子命安不
遂其業故公孟彊出奔宋

杜會公于以蕭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
杜公叛晉助范氏故俱而城二邑
左邦德公來朝子貢觀焉鄉子
執玉高其谷仰公受玉甲其容備
子貢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焉
公易為不言其所以食漫也
谷不致莫大焉
左見傳事楚何為楚滅胡

左公易為以夏五月齊下之運也
左公易仲尼曰賜不事言而中是使
賜多言也
谷非正也
左鄭字遠敗宗師于老丘
左齊侯衛侯次于渠蔭謀殺守也
公其言未命使何奔殺非禮也
谷長急故以奔言之
左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稱也
公以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
人未君也
谷妾婦也私公之母也
左葬定公而不克葬事禮也
谷葬既有日不為而止禮不克葬
喪不以制也乃急葬也不足平日之詳
也
左葬定公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公定如何以書葬于踰年之君也
左城漆書不時告也

蒲邾子來會公城莒父及霄

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鼯鼠食郊牛牛死改
卜牛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按左氏吳之入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
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為是楚滅之
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
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
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
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
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

胡子豹名

三十三

春秋十八

十

下

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邾子來奔喪秋七月壬申妣氏

卒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于口一葬

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辛巳葬定妣

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如

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

後輕

城漆

曾孫修職郎隆興府司戶參軍絳校勘

從政郎充隆興府府學教授黃汝嘉校勘

春秋傳卷第二十九

哀公上

左見傳

公此諒之支而道之也豈見食郊
牛改牛牛...不時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按左氏曰報栢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

之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

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

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至是楚國復寧帥

師圍蔡降其眾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蔡宜

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知也聖人本無怨而怨

出於不怨故議讎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

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耻而不能

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

而無書楚之罪詞也

罷置食郊牛改下牛夏四月辛巳郊

罷置食郊牛改下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

也四下非禮五下強也全曰牲傷曰牛巳牛矣其

尚下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

敢專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嘉陰

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嘗何以得郊

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



左齊侯衛侯會于乾侯乾侯在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圍伐晉

左伐齊將伐統解人愛其土攻略以濟沂之田而受盟
谷三人伐而二人盟河也各盟其所許也

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再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祖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

秘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

非禮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鄆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眾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邾越之辱非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尊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為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

左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
予无子將立女對曰非不足以居社
稷若其改齒君夫人在堂三指在下
君命終辱衛侯公卒夫曰命字
野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非也於心
子且君沒于吾手君有之謂必聞
之且亡人之子輒在為立錄書趙
鞅納衛大子于廄遂居之
公曰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一不
滑有父也
谷納者內弗殺也師師而後納者
有父也何用不也也以輒不受父之

命受之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
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栢子
孟孫氏救栢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
二家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

世子蒯聵于戚

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
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
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
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

春秋傳十九

三

三十五

忠

者見蒯聵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
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
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
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
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
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
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
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
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
係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

左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轅
送之士皆射逆之類鞅禦之鄭
師大敗
左吳潰庸鄭亦納聘哭而遷墓
蔡遷于州來

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
禍亂其罪皆見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
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
殺其大夫公子駟

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于吳而中悔吳人如蔡
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
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
何也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
復倍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

春秋傳卷十九

四

三十五

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眾猶胥怨不
適有居至於丁寧反復播告之修而後定也今蔡
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倍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
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
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
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眾人
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為非者乎而委
之罪以說誰敢復有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六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按左氏靈公遊于郊公子郢御公曰余無子將立

左齊侯圍戚蔡後于中山
谷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字未
圖父也

汝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
三揖在下君命祇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
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
有郢必聞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以拒蒯瞶蒯
瞶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
父也輒若可立則蒯瞶為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
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
人與衛之為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
序宋為首以誅殤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為
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

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廟制昭常為昭
穆常為穆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也輒雖由嫡孫
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去受之王父辭父命
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
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
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
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其
兄仲尼以為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為輒者柰何
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
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

左司鐸大。踰公宮桓僖災孔子
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公此以日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
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
谷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
一也

左季孫卒康子即位
胡放公孫獵即書大夫而徐公
因亂无改亦人擅放之也如子獵
其以請于吳者非者乎而委之
以罪以說誰敢有復忘忠而與謀
其國者哉
左如下故遂公孫辰而徐公孫姓公
孫時
公此其稱盜以弒何賊乎賊者也
罪人也
谷稱盜以弒君不以上下道也

出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
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
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聩而
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
舍爵祿而去之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
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相宮僖宮災

相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
相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
悅而不毀歟何以不稱及等也稱及則
祖有尊卑矣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
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考
仁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以衰禮也奚
問其功德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
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宋樂髡帥師伐曹秋
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冬
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魯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
逐而射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
倍楚誑吳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

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
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翮弑君而略其名
氏姓與霍皆翮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者二
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死而弗見庸者也
故書法如此。而或者以翮非微者而無盜蘇轍以
謂求名而不得非矣。天下豈有欲求弑君之名春
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

左見傳
公其言歸于楚何子比言三百
伯音而京師林之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華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
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我蠻子。赤歸于楚。

春秋傳曰衛甯跪救范氏趙鞅
圍邯鄲冬即泲降前寅奔鮮虞
國夏伐晉會鮮虞納前寅于柏
人

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
以聽命。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乃
詐執蠻子以畀楚師。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
赤何以名。襄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
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去。歸于楚。歸于楚者
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
秋所惡。

公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蒲社災
何以書記災也
谷毫社者其毛之社也亡國也

城西郭。六月辛丑。亳社災。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
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左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

公閔不書此何以書殺以閔教也谷不正其閔也

胡葬書閔月明殺息之非禮也

左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左吳伐陳復脩旧怨也

左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

宮昭子聞之子惠子乘如公戰于北

敗國人追之國夏遂及高張安園

強施來奔

左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立之使

朱迺孺子於駟赤諸

公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讓也

谷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

也不以陽生君茶也其以陽生君

茶何也陽生正茶不正則其曰

君何也茶虽不正已受命矣者丙

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

茶也

癸酉齊侯杵臼卒叔還如齊閔月葬齊景公

六年春城邾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

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相杵七月庚寅葬子軫

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茶

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

以有己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茶世其國

己則篡茶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得得為先君

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為繫

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

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

故齊景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

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弑茶者陽生與朱毛

也曷為書陳乞初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茶如何對

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

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將

不欲立我也對曰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

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

之魯景公死茶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實諸家召諸

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

逡巡北面再拜而君之尔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諛終被弒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高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

會吳子郢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虢以成章而不失其實也恃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

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賁取此天下之惡也

吳師為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

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

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

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其為惡能

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

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

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不明乎此以操賞

罰之權而能濟者鮮矣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傳師侵邾，叛晉故也。晉師侵衛，不服也。左公會于鄆，天災，微百宰，乃與之。以天災，無能為也。季康子欲伐邾，以邾子益來，邾請救於天。公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詳也。益何以名絕。谷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

左宋人圍曹，鄭相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鄭師救曹。

春秋傳卷第三

哀公下

○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見傳宋公伐曹遂滅曹執曹伯以歸宋之
公曹陽何以名絕滅也曷為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此滅曹也曷為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霸說於曹伯因背晉而好宋宋之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妄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

吳伐我

吳為邾故與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來戰于郎直書不諱盟于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位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遂盟于爰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

左吳為邾故伐魯經子謂景伯右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吳師克宋陽而難進公實庚申村子其戰于夷殺叔子与析朱鉏吳人盟而還



左齊悼公之來也李康子以其妹
妻之即位而逐之季劬侯通焉女
其情存侯怒乾救師師伐我
取謹及闡齊侯使如吳請師將
以伐我乃歸齊子又無道吳子
使大宰子餘討之及齊平
魯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
魯為賂齊為以齊美于魯未也
魯惡之也
谷益之名失國也
左齊人歸謹及闡李姬嫁故也
齊侯使公孟綽帥師于吳子曰
昔威齊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
從得進受命於君

左齊子賈之廢許假求已元以
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國宋雖立字
取師師于雍也
公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
詐之也
谷取易許也以師而易取許病矣
左楚人伐陳即吳攻也
左齊公伐鄭晉趙鞅下救鄭文
公曰敵寧不言乃止
左吳子使來微師伐齊

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
四鄙及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
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惜死至於侵削
陵遲而不知耻者之戒也

齊人取謹及闡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
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謹及闡

按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謹及
闡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怠也以此見國君造惡
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于
邾則齊人歸謹及闡又辭師于吳而德猶不泯也

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
自安矣曰以曰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
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
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
子益來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
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
丘夏楚人伐陳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
齊侯陽生卒

左氏隱未奔
左公會吳子於子都子伐齊南鄙
師于郟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吳子
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
將自海入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左趙鞅帥師伐齊取郟及轅

左天子使來復做師

左楚子期伐陳吳廷州來季子
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
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為
子名乃還

按左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弑悼公赴于師春秋不
著齊人弑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弑
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
理之意微矣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為是
取讜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讜歸益于邾
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是歸讜及闡又辭師
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
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齊之
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
無也故沒其見弑之禍而以卒書其旨深矣春秋
弑君大惡不待貶絕而自見也君而見弑豈無不
善之積以及其身乎若夫悼公變而克正則無不
善之積矣故以卒書而滅其見弑所謂不忍以夷
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存天理之意微矣
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
齊悼公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葬薛惠
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
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
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

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為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為楚滅而僅存耳今只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二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十有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

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嘗伐我何也傳說復于高宗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夫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為壯自反而不縮則為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自我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為是取讜及闡請師于吳曲在我矣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讜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

左齊為鄭故國書高元年帥師伐我及清師及齊師戰于郊師一齊軍

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晉 陳轅頰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

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

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

宋。

十 有二年春用田賦。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

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

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一

助而不統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而不

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

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

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

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

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

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

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

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且

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

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

左陳轅頰出奔鄭初轅頰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夫器國人逐之故出

左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克博戰于艾陵大敗齊師

左衛大夫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宗子朝具娣嬖子朝出孔子

使疾去其妻而妻之文子怒使疾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一人奪之軒以獻耻是二者故出

左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若不度於禮而貪富無厭則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要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冉有謂田公何以善諫何諫也諫始用田賦也

左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左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
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
哭故不言葬小君
公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
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
谷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不言吳
人諱取同姓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取同姓也禮取妻不取同姓買妻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女之別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矣四世而總服窮也五世而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綴之以姓而弗別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藉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

卷之三十一

一六

魯

冊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是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又必知之書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

公會吳于橐泉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鄭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左公會曰天子橐泉吳子使太宰
歸請乎盟公不飲乃不許盟吳
微會于衛侯會吳于鄭公及衛
侯宋皇瑗盟而卒詳夫盟
曰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作頃
丘玉暢也錫子產與宋人為魯
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
人為之城名也錫宋向巢伐鄭
取錫宋元公之孫遂圍岳許男
達救岳圍宋師

左傳李孫問諸仲尼曰立聞之
伏而後望者畢人火猶垂孫司歷
過也
公何以書記異也何異亦不時也

左遂取宗師于品

公其言取之何易也詐反也

谷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宗師病矣

左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季黃

池盟晉爭先乃先晉人

公吳何以稱子天子主會也天子會則

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

也其言及天子何會兩伯之辭也

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易為以會兩伯

之辭言之重吳也吳在是則天下諸

侯莫敢之辭也

谷黃池之會吳子進乎我遊子矣

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故曰魯之

禮因晉之權而諸冠端而冠衣其

籍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

方之大國也累致小國以會諸侯

以合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

進矣王尊稱也子甲稱也詳尊稱

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乎天

王

左越子伐吳為二陸戰大敗吳師入

吳及越平

黃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詞也春秋內中國

而外諸夷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

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之

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

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

夷狄之強而抑其橫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

夏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已為長蓋

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會聖人

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

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傳之議

非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劉文靖之策

失矣況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

侵暴可乎或曰苟不為此至於亡國則如之何曰

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

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冠履而得天下其

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

者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

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主夏盟可

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詞垂

公何以書記異也何異非中國之
 獸也然則孰猶之來新者也新
 者則微者也豈為以狩言之大之也
 為獲麟大之也麟者仁義也亦有王
 者則至无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
 有慶而角者孔子曰孰為素也
 反袂拉而涕沾袍西狩獲麟孔子
 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終哀十四年
 曰魯君子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
 正莫近諸春秋

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
 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
 還夫以力勝人者八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
 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
 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
 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
 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
 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
 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詞垂戒後世
 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

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葬許元公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

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成而鳳麟
 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
 違後天而奉天時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
 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
 時氣壹之動志也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
 無見乎此者以為妖妄而近誣周南關雎之化王

谷引取之也。猶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其大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字有不便。麟不怕於中國也。

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為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勝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傅巖。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圭而武王疾愈。啓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出罪己之言。災惑退舍。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召物產之祥。蓋有之矣。况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蕭韶九奏。鳳儀于庭。魯

春秋卷三十一

九書卷八

伊川曰。四代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為戒。

史成經麟出于野。亦常理爾。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垂教亦備矣。則曷為作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約乎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合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斲天下無復有王也。何以絕筆於獲麟。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之用撥亂反正之書。考諸三

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於格物修身齊家治國施
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處而不當何莫學
夫春秋故君子誠有樂乎此也繇仲尼至於孟子
百有餘歲若顏曾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
之由孟子而來至于今千有餘歲矣其書未亡其
出於人心者猶在蓋有不得已焉耳則亦有不得
已焉耳矣

春秋傳卷三十

春秋三十

十

右文定胡公春秋傳三十卷發明經旨
當與三家並行軋道四年忠肅劉公出
鎮豫章鋟木郡齋以惠後學歲久磨滅
讀者病之汝嘉備負分教輒請歸于學
官命工刊修會公之曾孫絳庀職民曹
因以家傳舊藁重加是正始為善本正
迄告成姑識歲月于卷末慶元己未中
夏旣望莆田黃汝嘉謹書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春秋傳/[宋]胡安國撰.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6.1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3037-9

I. 春… II. 胡… III. 中國—古代史—春秋時代—史籍 IV. K225.0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5)第157533號

ISBN 7-5013-3037-9



9 787501 330379 >

書名 春秋傳(全十冊)
著者 [宋]胡安國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tst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一一五

版次 二〇〇六年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3037-9 / K·1314
定價 三六八〇圓

